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九辑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说 明

一、本室编印《文史资料选辑》是贯彻全国政协章程中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规定，保存积累历史资料，供历史研究者的参考。由于撰写人年事较高，经历见闻时隔久远，所写资料，难免有遗漏与错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二、本选辑是内部资料，赠送有关单位作研究参考，不对外发售。各地单位和文史刊物如欲采用或转载，请来函联系。

三、各有关单位如有编印文史资料一类书刊，希望惠予交换，俾资借镜，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四、过去我们征集的稿件，系在国内范围，时间由戊戌维新运动至解放前。从现在起，将时间下限延长至“文化大革命”前，同时征集“革命回忆录”和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各种史料。

五、今年八月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我们拟将第30辑编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专辑》，欢迎大家大力撰写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惠寄我们。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1985年7月

地址：广州市解放北路542号

目 录

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援助越南抗日救国

- 斗争的一些见闻 张星岐、林侠子 (1)
- 廖鸣欧烈士的生平及其殉难经过 李洁之 (6)
- 解放粤北与解放广州 余勉群遗稿 (12)
- 丘哲传略 梁淑钊 (17)
- 我所知道邓世增的一些事迹 李汝祥 (29)
- 张化如事迹 张道隆 (37)
- 抗战胜利后香港当局勾结多方反共事例拾遗 林侠子 (43)
- 香港问题大事记 本刊编者辑 (46)
- 广东省会警察局沿革概述 李洁之 (50)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组编情况及其在北伐中
一些战役的忆述 冯也愚 (54)
- 回忆广雅中学的“读书会”与“一二·九”
运动片断 张仲明 (67)
- 十九路军的最后情况 梁岱、严植之 (71)
-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长熊绶春自杀的原因 张一元 (74)
- 徐名鸿烈士就义情况的一点补充和订正 蓝介愚 (75)
- 本《选辑》第28辑勘误表 (76)

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援助越南

抗日救国斗争的一些见闻

张显岐 林侠子

(一) 第四战区的基本情况

“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统帅部为适应全面持久抗战计，乃将全国陆续划分为若干个战区，以利指挥作战。一九三八年春将广西、广东以及赣南、闽西一些地方划为第四战区。

这个战区自成立至结束，其间的变迁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8年2月至同年10月，地点在广州，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副长官，但在当时余尚未正式就职，只先设立战区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李煦寰）战区伤兵管理处（潘应堃任处长）。在此期间曾发生惠（阳）广（州）战役。结果广州沦陷，退守粤北。第二阶段是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1月，地点在韶关。39年3月间战区司令长官职改由张发奎代理，余汉谋仍任副司令长官，曾指挥过粤北战役，击退日寇两次的进攻。第三阶段从1939年12月至1944年10月，地点在柳州。司令长官由张发奎真除。副司令长官是夏威和邓龙光。战区的管辖范围已从两广地区变为只管辖广西全省及广东的南路即高、雷、钦、廉等地。因1939年冬日寇进犯桂南，国民党中央已着手令

战区长官部迁往柳州指挥对日作战，而在韶关等粤北地区则划为第七战区，以余汉谋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广东地区（南路地方除外）的对日作战事宜。第四战区长官部迁柳后，曾指挥过南宁战役邕桂会战和柳桂会战。1944年冬，桂林沦陷，张发奎率部撤退至百色。因战区管辖范围比前缩小，四战区的番号被取消，改称为第二方面军。

（二）第四战区对越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的支援

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遭受惨败，向纳粹德国投降同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法国屈服，又把越南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

翌年秋，越南人民展开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一部分爱国青年在谅山等地，在农经犹、王良的领导下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结果失败，先后有几百名革命青年被逼越过边境，退到广西，为我国边境驻军第16集团军所收容，送至南宁16集团军总部，由于处置问题无法解决，于是上报战区长官部请示处置办法。张发奎据报后亦不敢擅自作主，遂电告国民党中央请示。国民党中央复电，着由第四战区负责收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并特设外事处，附设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内。该处处长一职，规定由司令长官张发奎兼任。（张则以谢慕韩为第一副校长，萧文为第二副校长）。负责办理有关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及将来反攻事宜，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另行拨发。当时国民党当局之所以采取此种措施，一因中越两国国境毗连，越南的北部与我国的广东、广西及云南地区相毗连，特别是当时中越两国系同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二因开罗会议决定，在大战期间，越南划入盟军中国战区，将来盟军反攻时越南地区主要由中国负责，由于这样，所以国民党军委会当局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越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加以援助。

当时四战区长官部除奉命特设外事处之外并着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将第十六集团军所收容送来的越南爱国青年500余人（其中有女青年四、五十人）加以组训。梁华盛初拟承办此事利用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后因限于地方及经费，不敢负责办理。于是张发奎遂命第四战区干训团教育长谢婴白（干训团副团长一职由张发奎兼任）专设一个训练班初定名为“越南青年训练班”后因对外保密，改称为“特别训练班”，专负教育训练之责，以备将来协助反攻越南作为骨干使用。特训班主任一职，初由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杜从戎充当，副主任是林某和王良（越南青年）。后来因杜拟将特训班独立于干训团之外，直隶于长官部，加上杜品质恶劣，乱搞男女关系，遭到特训班学员的反对，与谢婴白的关系搞得不好，结果张发奎把谢婴白调任长官部总参议兼长官办公厅主任，所遗干训团教育长一职，派张显岐接充；同时将杜从戎调走，改派长官部少将高参张志岳为特训班主任。不久又改派长官部少将高参曾天节充任。当时特训班的组织，分设教育组、财务组及政训室（政训室主任是黄振华）。全班学员编为四个中队，每队一百余人。每个中队有一个越语翻译员。军事及政治教官则由干训团派人担任。这个训练班一直办至1944年，后改编为“越南地区工作总队”。

为进一步援助越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1943年间帮助越南革命人士在柳州成立“越南革命同盟委员会”。将旧日“越南同盟会”改组，这是越南各革命党派的联合组织，该委员会的委员有胡志明、阮海丘、张佩公、武鸿、陈豹、农经犹、张中泰等。我国则派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该会的指导代表（张派肖文为指导代表的办公厅主任）。该会的经费由我国军事委员会拨给。

当时，越南革命同盟委员会内分两派：一派是拥护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的，另一派是拥护越南国民党阮海臣的，其中越南共产党和该党所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占主要地位。胡志明得到张发奎的支持被选为该同盟会的副主席。在此之前，胡志明于1941年冬来到广西靖西地方，因暴露身份，曾为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扣押，囚禁了两年后得张发奎的营救脱险释放出来，继续致力革命活动。

当时第四战区对越南抗日救国斗争的援助，除了上述三者（即在第四战区特设外事处、在第四战区干训团办理特训班及协助组织越南革命同盟委员会）之外，在中越边境附近的重要地区分别设置下列机构，就近协助和处理与越南革命有关的问题。

首先是在广西的靖西设置第四战区指挥所，派战区长官部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为指挥所主任，负责对越南军事的指挥任务，同时并着战区政治部组织一个政工队，叫做“边区政工队”前往靖西配合指挥所工作（战区政治部当即派出该部的上校督察伍根华为边区政工队队长，率队员二、三十人进驻靖西）。其次是在广西龙州地方设置中越边区讯警处，负责保卫龙州和中越边境的指挥任务，以靖西指挥所副主任曾天节兼任该处处长。又在广东防城县的东兴地方设立军警联合督察处，派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潘奋南为该处处长。（后由马维岳接充）此外，在军事上曾设立钦防守备区指挥所（以莫树杰、张国元为正副指挥官）及高雷防守区指挥所（以朱辉日、邓鄂为正副指挥官）。

1945年秋，日帝宣告无条件投降，越南地方因属盟军中国战区范围，由中国战区统帅部派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不久，因蒋介石与法帝关于越南问题作出协定，卢汉入越部队撤离越南，同年9月，法军在英、印军掩护下登陆西贡，重新侵

占越南，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苏两国的大力帮助，终于击败了法国侵略军，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综观近30多年来越南革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对于越南革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事实表明，越南人民是吸收了中国人民以血肉换来的革命经验，踏上解放的道路。又得到了中国人民一定的支援和帮助，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84年10月

(接11页)

1. 廖鸣欧殉难后，其遗体由张友仁先生（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派人备棺收埋于附近山地。
2. 一九七九年八月广东省惠阳地区党政机关派员来广州请广东省政协主席尹林平同志主持廖鸣欧烈士追悼会，当时参加的亲友二百人，不胜哀思。会后将其骨灰安放于银河公墓，永留纪念。

一九八四年六月

廖鸣欧烈士的生平及其殉难经过

李洁之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广东省惠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廖鸣欧，密谋起义投靠中国共产党，被部下李唐俊、徐东来所出卖，给反动头子广东省政府薛岳所杀害。我与廖鸣欧相交颇深，熟知其生平，并向有关各方查访其遇害经过，写成此稿，以供参考。

一

廖鸣欧字伯鹏，广东兴宁人，约生于一九〇二年。少年时代因家贫，曾随伯父廖衍甫往英属马来亚谋生。看到当地华侨和马来亚人民备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剥削和欺凌，慷慨异常，种下了爱国反帝思想。因而请托老同盟会员张社鵠介绍，回国入云南讲武学堂学习军事，一九二一年在该校步兵科第十五期毕业后，回到广东。先后在大本营所辖的李福林部福军、李济深部粤军第一师和张民达部粤军第二师任教练，营副、营长等职务，积极训练部队，提高作战能力，参加讨伐东江陈炯明战役，所向有功。国民革命军成立后，北伐时期转任钱大钧部第二十师副团长、团长兼漳州警备司令。此时，他对于抑制强豪、清剿土匪，博得当地民众的好评。其后转任徐景唐部第五军的团

长、旅长兼潮梅警备司令，对于绥靖地方，维持治安，颇著成绩。一九二九年年初，蒋介石为了厉行独裁，借编遣军队之名，进行排斥异己，造成了大规模的内战。廖鸣欧在粤东参加了第五军的反蒋运动，并以潮梅警备司令名义，通电指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状。至反蒋失败后，即往日本、法国、德国考察军事，取道苏联返国，进入北平陆军大学作旁听生，力求深造。

“九一八”事变后，接着上海局势紧张，他为救亡雪耻，弃学南下，任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参议，参赞过“一·二八”淞沪对日抗战的部份戎机。以后，在福建任该师军士教导队主任，负责训练基层干部。不久转任第四军五十九师参谋长，对于训练部队、团结同胞、提高士气，多所尽力。一九三六年夏，广东军阀陈济棠，勾结日寇发动内战。他曾自动到香港派人策动同学陈部团长黄世途、练惕生、张威等跟随余汉谋反对陈济棠的倒行逆施，事成身退，不居功。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调任薛岳的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参加上海战役、赣北战役，对于作战方案，有不少突出的见解和建议，作了一定的贡献。一九三九年调任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兼耒阳警备司令，在职数年，勤慎工作，公私分明。抗战胜利后，任广州日本战俘管理处处长，直至日本战俘遣送完毕为止。

廖鸣欧素性倜傥旷达，忠恕待人，人有不平，辄挺身而出，因此各阶层人士都乐与往来，誉为正义之士。

二

一九四七年秋天，廖鸣欧看见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内战，恢复征兵、征粮、滥发通货、弄得民不聊生，加以军统特务到处

残害进步人士，很是愤慨！便在汕头与莫希德、练惕生、林君勋和我磋商设法取得一部份军政实权，进行反蒋。经过多方活动，虽未能成事，但他矢志不渝，坚持继续筹划。至一九四八年秋，宋子文主導，他才得到孙科的介绍，出任广东省惠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于是积极联系闽西行政区专员李汉冲，潮州行政区专员莫希德，准备起义反蒋。为了加强力量，又与肖文、李汉冲等商请第四军宿将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吴奇伟出任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以统一行动。因受军统特务头子喻英奇、张炎元、谢镇南等的牵制，虽未能达成目的亦足见其志虑恢宏。

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受命为梅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后他即来广州和我磋商、认为此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既先后在东江和淮北地区被消灭，长江以北大部份地区已被中国共产党解放，蒋被迫下野，若仍仅以反蒋为抱负，已不能适应时局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组织起义，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配合解放军彻底消灭蒋的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深表赞同，随即将在香港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同志接洽的经过，以及决定联合粤东及闽西各行政区的旧军政人员共同行动等情况告诉他，他极为兴奋。

大约六月十日左右，中共黄声同志到来兴宁召集有关各方会议，商定共同行动的计划和步骤，待南下解放大军进至闽粤边境时，然后一齐起义，以打击国民党在华南的反动势力，并加速福建、广东的全部解放。他对此表示贯彻执行，义无反顾。

三

同年五月一日，我在兴宁就任梅州行政区专员，这时解放军既

经渡过长江天堑，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南京、南昌，分兵进攻上海、杭州。在广东的驻军省保安第十三团团长曾天节、省保安第十二团团长魏汉新、省保安独立第一营营长蓝举初等，又已分别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取得密切联系，加上广东反动头子薛岳的进逼，在此形势下，我们便于五月中旬，分别在各驻地发难。原先与我已有联络的除闽西的李汉冲、练惕生接着行动外，莫希德、廖鸣欧因未准备就绪，未能同时行动。

我们起义后，由于河源、紫金尚有国民党军队葛先材的一九六师的阻隔，廖鸣欧无法再和我继续联系，乃直接写信给住在香港的叶剑英同志的胞妹叶才英，代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人前往指导他的行动。这封信是派他的主任秘书李唐俊递送的。殊不料李原是伪献殷勤的内奸，他持信转往广州，先向反动头子薛岳告密，借以邀功，后再去香港交假信。这是廖鸣欧致死的原因之一。

廖鸣欧为了加速起义行动，于五月底电约驻樟木头的省保安第八团团长徐东来，到惠州面商起义问题。徐原是徐景唐第五军的副官，与廖鸣欧本有同事旧谊。在参加广东反蒋失败后，多年以来廖都给予关怀照顾，经常接济他的生活费和帮他找工作，以至取得团长的职位满以为可寄心腹，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所以当徐来见面时，廖只用很简单的语言，要徐东来将所部队伍以营为单位，集中在樟木头附近待命。徐问：“司令这是为什么？”廖很爽直地举起左手拇指说：“阿哥要‘旗’（客家话是揭竿起义的意思），你回去即刻准备行动吧！”徐于六月一日回到樟木头后，不但没有下令调动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而且分电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告密说：“廖鸣欧就要跟李洁之造反，要我一齐投向共产党方面去。”这是廖

廖鸣欧致死原因之二。

四

廖鸣欧多年以来，都是跟薛岳工作的，公私关系不浅。抗日战争中期，廖在湖南省任军管区副司令兼耒阳警备司令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省军管区司令。由于薛远驻长沙，军管区司令部事务全由廖负责办理。有一次廖出发湘西视察业务，薛偏信钟伟汉的谗言说，部内某人能力薄弱；某人做事不大负责；某人有不良嗜好。薛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也没有征询廖的意见，便根据钟的一面之词，马上下令撤除军管区司令部上、中校职员徐进、孙锡康、陈伯华、万国矩、林道生等十人的职务。廖回部后，得知此情，乃为该部职员抱不平，据理力争，亦无效果。深感薛是非不明，赏罚不公，完全是要别人做他的奴才。廖感到难以推进工作，再干下去就会空招愆尤。于是一面打报告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一面回乡休养。薛从此怀恨在心，时思有以惩削弱。现在薛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廖是他所属的行政区专员，狭路相逢，所以，薛得到李唐俊的告密后，即动杀机。至六月二日看了徐东来的电报，以廖“造反”证据已足，更具决心。绝不与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商量，也不考虑法律手续（省主席没有军法权）便于三日清晨打电话给保安第三师师长黄保德，派兵收缴廖鸣欧驻淡水的直属部队的枪械，然后再打电话给驻惠州城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邓春华，严令将蓄意“造反”的廖鸣欧，立即逮捕，就地执行枪决。邓平日与廖颇有交情，且以他是行政区专员，非同小可，没有取得罪证和经过审问手续，因此不肯动手。至上午九时，薛又打电

话催邓赶快办理，并要派兵围缴专保公署的保安连军械和将全体官兵一集扣押起来，听候法办。邓至此才不得不请廖到他的军部去，说明情由並嘱廖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请为营救。然后，派兵去收缴专保公署的人枪械，并电复薛岳，但不同意将廖处决，而请薛岳派人来惠州，将廖提解回广州审办。

薛至此，遂立即派省府参议邓挥，乘车前往捉人。邓挥于当日下午四时左右到达惠州城邓的军部随即向邓要人，将廖提出加上脚镣，没有经过审问，也没有宣布什么罪状，用汽车载至惠州城南门外西湖公园旁边，便令廖下车。依照薛岳的指示，命刽子手何全标将廖执行枪决，陈尸路旁而去，群众闻之多为痛惜！

廖鸣欧组织起义，投靠共产党，企图一举而断截广九路交通，以冀威胁和加速广东省反动政权的灭亡。可惜他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以至为部属李唐俊、徐东来两个极端反动分子所出卖。加上薛岳是残暴成性、睚眦必报的家伙，既不讲道理，也不顾法律手续，遂遭杀害。凡此都足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到了末日的时候，更加凶恶，不愿轻易放过一个进步人士。

廖鸣欧为革命牺牲，事迹昭然，是非常光荣的。解放后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頤念，追荐为革命烈士，潜德功烈获得表彰，想廖同志当有慰于九泉也！我作为他的战友来说，更是难于忘怀，因记其事，以冀昭传，此亦后死者之责也。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补记：

（下接第5页）

解放粤北与解放广州

余勉群遗稿

(一) 解放粤北，粉碎国民党“打游击”的梦囉

国民党反动政府，决心与人民为敌，执行蒋介石的指示所谓在解放后打游击”。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根据广东省府决定，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积极布置，逐步进行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缩小行政专区范围，增设专员公署。韶关行政专区，原辖北江十七个县，为着便于所谓游击活动，遂分为三个专署。一个仍名韶关专署，但仅辖南雄、始兴、曲江、仁化、乐昌、乳源六县，专员为龚楚；一个为英德专署，辖英德、翁源、清远三县，专员为薛汉光；一个为连县专署，辖连县、阳山、连山、连南四县，专员李础瀛。并且规定，如被共产党占领后，各专区都成为游击区，专员就是游击司令。

第二，统一地方部队组织编制，规定所有原来的地方武装团警，保持自卫中队、大队的组织，由各县长兼任总队长，以便于指挥，原则上规定专员以下各级干部，要以本地人充当。目的在于熟悉情况，便于活动。又规定各县的地方武装活动范围，以不离开本县县境为原则，但有特殊情况时，可由专员调动或集中使用。

第三，关于补给联络，规定各县武装，如转入游击活动后，所有

补充给养，统由各县自行解决。强调所有能够行使行政权的地区，都要照旧执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策法令，主要就是“三征”，借以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另外，还指定各县要与广东省政府保持联系，将来可以得到飞机空投援助和接济。因而又规定各县同省政府、专署无线电联络，呼号和密码电本，对空联络记号等等。这真可以说是“准备后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二日，当解放军接近广东边境时，始兴县的地方武装团队，是经过专员龚楚训练好准备将来“打游击”的，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全部一千三百余人，由县长饶纪锦率领实行起义打垮了驻在县城的蒋匪军二七一团周治成，又与人民游击队配合，在始兴与曲江交界的古坑口（土名崖婆石）地区伏击由曲江、始兴增援的匪军四四〇团张扬，全部打垮。于是南下解放军，跟着乘胜分路追击，正面未与国民党军防线接触，却已赶过韶关侧背，分经翁源和仁化向乐昌、乳源西进，不用发一枪，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解放了韶关。

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一向与人民为敌，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人民已恨之入骨，而他居然有所谓“打游击”，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韶关解放了，专员龚楚和乐昌县长薛纯武，带了六百多人，逃上乐昌山区，挺不住解放军的打击，不够十日，就通过始兴的起义部队帮助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连县专员李础瀛，带了一些残余地方武装，逃入连南瑶族地区，瑶胞早已恨之入骨，乃引带解放军把它全部消灭，并活捉了李础瀛；翁源县长官家骥，带领几百人逃到龙仙镇，被解放军围困，全部做了俘虏；英德专员薛汉光和连山县长虞泽广等，差幸走得快点，不知所终。其他各县县长，有的螳臂挡车，被辗死于路上，

有的闻风逃亡，也有一些地方团队，不知情势，如曲江张召南，英德梁瑞熊等，率部流窜于山区，但仅是短时间藏匿，也先后为解放军消灭净尽了。

（二）解放广州和广东大陆全部地区

国民党的匪军，从粤赣边境到韶关之间，采取两线防御配备，第一线在南雄东北的梅岭以李弥兵团一个师为主，进行防守；第二线在曲江的周田附近，以六十三军刘栋材防守，各均负责指挥地方武装力量，及行动指导，以对南下解放军极力抵抗，完成任务后，经韶关，乳源、连县等地，向广东西南地区撤退。至于韶关至广州沿粤汉铁路线的防守，另有刘安琪兵团的部队负责。及至解放军解放韶关，进至英德、翁源时，刘安琪则派一个团进行抗拒，但一接触也就纷纷逃遁，于是迫使余汉谋与薛岳唯一的选择就是撤出广州。解放军乃兵不血刃而于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

南京政府南撤广州时，即将广州警备司令，改为广州卫戍司令部由李及兰任司令，李是阳山人，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这人貌示庸愚心怀奸诈，得到“蒋光头”赏识，所以十多年中，多次提升，成为“老蒋”的心腹奴才，军统特务中一名凶狠的刽子手。有人写一首西江月，道出李及兰的面貌：

“面上鹰鼻狗眼，腹中鼠肚鸡肠。厚唇大口板牙长，横肉堆成紫酱，腰佩“成仁”短剑，身穿中将军装，佯痴假傻惯装腔，一派家奴模样”。

李及兰任卫戍司令，目的在于残杀与破坏，所以国防部也由台湾